

宫庭绝本

醒 风 流

本清情
足明艳



内容提要

宋庆元年间，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梅干字傲雪者，赴京探父国子祭酒梅馥。后因故梅干辗转投扬州冯乐天处，权为奴仆，暂避祸患，易名为“木荣”。乐天有女名淑字闰英，年方二八，才貌双全，且具识人慧眼。一日梅干吟诵，为冯乐天探知根底，欲纳为婿，唯未与妻女言也。干有《雪夜读书赋》，为闰英婢待月所得。待月以赋挑闰英，闰英怒斥之并毁赋。又一日，闰英赏梅适逢梅干，待月欲为二人撮合，复遭怒斥。不久乐天病逝，家事为其弟冯畏天所主。畏天喜揽词讼，为人贪婪，久欲图谋其兄家产。畏子憨哥颇痴顽，一日调戏待月，为梅干撞破，遂谗于畏天。畏天使冯夫人逐梅干。梅干另投他处。有恶少对祭扫父墓之冯闰英轻狂戏谑，为闰英家人痛挞。

后历经风波，梅、冯二人遂成百年之好。

目 录

第 一 回	小书生读书豪饮	老奸臣闯席成仇	1
第 二 回	遭诬陷避祸全身	触权奸尽忠报国	9
第 三 回	义埋金愤志读书	悲荡产呼号惊宦	16
第 四 回	假姓名捐躯救主	代縲继遇侠全生	22
第 五 回	哭穷途遁迹灌园	得乐地权时作仆	27
第 六 回	询根由隐情直诉	避嫌疑着意严防	34
第 七 回	玄墓山看梅了悟	乐天园失主归人	41
第 八 回	招商店报名吃惊	缉捕衙获犯逢奇	48
第 九 回	真梅干公堂不认	假潘安荒冢受辱	56
第 十 回	借解难一心撮合	硬主婚着意谋财	65
第十一回	收异士月下谈心	娶美人灯前识认	74
第十二回	巧姻缘李代桃僵	空算计人谋天夺	84
第十三回	婚姻事公堂大闹	圣旨到府县吃惊	93
第十四回	洗嫌隙行色恹恹	逃虎穴错认缉获	102
第十五回	冯畏天恶报闹公堂	赵公子名成不二色	111
第十六回	冯小姐男扮献奇策	赵汝愚志烈缢沙场	119
第十七回	书生平寇一切奇功	女子荣亲千秋佳话	128
第十八回	女学士荣归惊叔	新媳妇写书教翁	136
第十九回	土中金永留布施	意中人巧合成婚	144
第二十回	收宝剑天缘成就	再花烛钦赐团圆	152

第一回

小书生读书豪饮

老奸臣闯席成仇

诗曰：

男儿少小教须严，
莫逞风流听自然。
白玉方为席上宝，
名花不向道旁妍。
行奸历历神书录，
戒色昭昭天榜传。
守得坚贞松柏志，
风霜凜冽不知寒。

这首诗，是名人所作。大概说，从来才子佳人配合，是千古风流美事。正不知这句话，自古到今，坏了多少士人女子。你看，端方的士人，贞洁的女子，千古仅见，却是为何？只因人家子弟，到十六七岁时节，诗文将就成篇，竟自恃有子建之才。人品略觉不俗，便自恃有潘安之貌。却不专读圣经贤传，兼喜看淫词艳曲，打动欲心。遇着妇女，便行奸卖俏，递眼传情，思量配合个佳人，做个风流才子，方为快心。弄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以致德行大伤，功名不就，岂不可惜。人家女子，到七、八岁时，父母教他读《孝经》、《小学》、《烈女传》等书，指望他知书明礼，能写能算，日后主掌中[馈]，做个敬备四德的淑女。有一种聪明乖巧

的女子，读了几年书，把针指女工倒抛在半边，喜欢去寻闲书观看。到十五六岁，情窦已开，妆台奁和，月下传吟，自道是个当今才女，见了俊俏书生，便动了怜香惜玉的念头，不管纲常伦理，做出风流事来，玷辱门风，反不如裙布钗荆万倍。那裙布钗荆，听凭父母配个贫夫俗子，他先看夫妻是前缘分定，苦乐自甘，倒有贞烈自许，做出惊天动地主持名教的事来。所以说才子佳人配合这句话，坏士人女子的脚根。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忠烈的才子，奇侠的佳人，使人猛醒风流中大有关系于伦理的故事。正是：

偶探青史吊千秋，
是是非非莫细求。
达者妄谈皆可喜，
闲来说梦亦消愁。
言关古道听偏倦，
语出齐东说恐休。
欲问闲情破岑寂，
此书堪与寓双眸。

话说宋朝庆元年间，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个公子，姓梅名干，表字傲雪。论其相貌，生得丰姿俊秀，宛如一个美人，然温中带厉，令人可亲而不狎。论其品行，激烈慷慨，好像个侠士，然刚柔相济，遇事能屈而又能伸。他平日最恨的是诗朋酒友，群居谈笑。所以巨卿富宦，稍或不端，便不相往来。即来亦闭门不纳，恐洩了他一般，犹如伯夷之清。即又作怪，若是遇着义侠之流，就是他出身卑贱，便结为知己，又如柳下惠之和。更有一节好处，财色二字，操守更严；德怨相加，报施不爽。他的父亲讳覆，表字挺庵，官居国子祭酒。为人忠烈，不趋权势。家园淡泊，惟有薄田百亩，城外茅舍一所。因夫人邢氏早亡，无人掌管，见公子年纪虽小，且自聪达，所以留主家事，梅挺庵在朝中。公子年已十六，尚未配亲，公子也不在心上，每日只是闭户读书。贴身伏侍

的童子，叫徐魁。每夕唤他取一壶酒，执壶侍立，自己把书来做了下酒之物。读到君臣会合得意处，该奉贺一杯，徐魁斟上，饮了又读。徐魁见主人如此读书豪饮，便彻夜侍立，毫无倦怠。一晚间，徐魁问道：“相公，书上都是古来臣事君的好歹，载来传与后世扬名遗姓。假如奴仆辈，在主人面上，有好有不好，也载着么？”公子道：“不好的不可说，好的尽有。国有君臣，家有主仆，一样的道理。当初有个李善，是为幼主掌家财的。还有个马义，因主人负冤，去击登闻鼓，蹈钉板，感动天庭，长夜不晓，冤始得白，后人传诵为未央天。总之，不论上下人等，做得个不朽之事，便是传名不朽的。”正是：

我望前人为古人，

后人又以我为古。

一夕，梅公子读到淮阴侯传，不觉抚几长叹道：“古之所谓豪杰，必有过人处。大凡不能下人，匹夫之志也。不能忍胯下之辱，焉得有汉将之荣。”徐魁执壶在旁，听见主人把韩信赞叹，说道：“相公，这节事小人听过说唱的几遍，最耳熟的，该贺三大杯。”公子道：“你且说怎么该吃三杯？”徐魁道：“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正是他过人处，该吃一杯。后来筑坛拜将，为汉王创莫大之业，又该吃一杯。以千金报漂母之恩，难道不该一杯。”公子道：“说得好！”那徐魁便上酒。公子连饮而尽，道：“我今夜相对这样英雄，难道我默默里吃闷酒。”随口朗吟道：

汉代多英雄，

淮阴独绝伦。

刘项争逐鹿，

功成在一人。

嗟哉胯下时，

所以善屈伸。

衔恩报漂母，

千金何足论。

我亦志慷慨，

踪迹埋风尘。

朗诵一回，殊为得意。徐魁又斟上酒来道：“相公有诗，不可无酒，再饮一杯。”公子欣然饮尽。徐魁道：“相公，处今之世，当怎样方为英雄作事？”梅公子浩叹道：“处今之世，所为甚难。外有强寇，内有奸雄，是盘根错节之日。总有才干，为了国不能顾家，尽了忠不能保身的。然做臣子的，宁可如此。若一味避祸，难道坐视朝廷大事不成？”徐魁道：“不知老爷近日如何，相公也该去探望探望。”梅公子道：“正是。做官的要忠，为子的要孝。老爷居此险地，我岂放心得下。”一时忧上心来，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因此，拍案而叹，击落灯花，火已扑灭，和衣而睡，无情无绪，徬徨了一夜。次日早起，即将家事料理，托一家人掌管。收拾行李，备了马匹，徐魁跟随，一路进京去不题。

话说那时，寇盗侵逼，国势衰弱。又奸臣韩侂胄弄权，排斥正士，引用小人。是时朱文公为道学领袖，名重天下。韩侂胄潜之，请旨禁革。君子日退，小人日进，朝廷大权，一归韩侂胄。所以梅挺庵在朝，落落寡合。只有一个吏部尚书赵汝愚，系武林人，为人忠义，耿介不污，与梅挺庵是同年，志同道合，极相契厚，政事之暇，便会以诗酒。赵汝愚有个连襟，姓冯，号乐天，官居刑部尚书，因见时事日非，辞职归林。梅公未免治酒饯行。隔日下了请帖，冯乐天约赵汝愚偕到梅挺庵处。挺庵迎见坐定，冯乐天道：“承年兄雅爱，实不敢当。只因老韩这厌物，也就是今日相邀，巴不得辞避他。所以小弟竟同敝襟丈，早来到此，年兄幸勿过费。”梅挺庵道：“在此者，只有我辈二三知己，此外竟无人矣。不期年兄又自高致，抚此时艰，殊深〔怅〕惋。”冯乐天道：“弟非避祸苟全。在弟苦无子嗣，只有一个小女，尚未出阁，弟又年迈力衰，何必久恋于此，以貽人笑。”赵汝愚道：“襟丈固是高见，弟非喜

处此险地，一时去不得，奈何？”梅挺庵道：“年兄，小弟岂是爱这一顶乌纱帽，恋在此耶。但士各有志，叫小弟让此奸雄弄权，我竟默默而去，这是死也不甘心的。”正说话间，家人排上酒席，三人逊坐饮酒。梅挺庵嫌酒味不佳，唤家人再换来。只见有送书礼的传进，梅挺庵接看，有陶潜归隐画图一卷，名《五柳图》。又有《咏柳》诗二章：

闲闲十亩畏追攀，
好听枝头鸟语蛮。
陶令谿庄涵碧水，
杜陵草木映青山。
当窗瘦影云千顷，
对户柔枝月一湾。
西岭桃花浑似锦，
喜君婀娜伴春还。

二曰：

雪消日弄澹烟明，
乍醉还扶筇别情。
倚坞斜侵青望影，
傍楼低转小莺声。
迷离雾笼坡公岸，
摇曳吹绿越国城。
可爱当年王孝伯，
丰姿恰与结同盟。

三人接来，大家赏玩了一回。冯公、赵公问：“这是谁人，有此高情雅致，吾辈不可及也。”梅挺庵道：“这是门外云水庵中一个老僧。这庵在柳堤中，此僧不事佛法，以诗酒为乐，故此小弟与之相友。但此僧不常劝小弟急流勇退，我那得就听他。”冯乐天道：“故此诗章有招隐之意。”正在赞赏，只见家人抬进一大坛酒

来，说也是师父送与老爷。梅挺庵大喜道：“天下有这样凑趣的和尚，来得恰好。”一面分付打发回帖，一面就开坛暖酒。三人畅饮，真正醇醪醖醑好不得意，冯乐天道：“我三人就将咏柳为酒政何如？吟成一句，饮一大觥。随饮随吟，迟则加一大觥。”赵汝愚道：“襟丈就起句，小弟敢不效颦。”梅挺庵命童子斟酒，冯乐天一吸而尽。吟云：

春风披拂舞蛮腰，

梅挺庵又命童子斟酒赵老爷，赵汝愚亦一吸而尽。续云：

嫩绿微黄缀短条。

冯乐天道：“如今该主翁了。”童子斟上酒，梅挺庵将酒慢饮慢想，渐渐一杯酒将已饮尽，只不成句。赵公道：“年翁怎说？”梅挺庵道：“有了。”

未放柯枝荣谢阁，

才舒眉眼觑谿桥。

冯乐天道：“妙极，当再奉一杯。”梅挺庵道：“怎及得二翁亲切丰韵。”赵汝愚道：“如今又该襟丈了。”童子才斟上酒。只见长班进报，韩老爷来了。原来就是奸臣韩侂胄，□心逢迎谄媚，已做到尚书之职。圣上得意，掌握朝政，一应官员，无不畏惧奉承。梅挺庵、赵汝愚、冯乐天三人，听见说他来，都不欢喜。梅挺庵便骂长班：“蠢才，晓得赵老爷、冯老爷在此饮酒，就该回不在家了。”长班禀道：“小的已回出门拜客。韩老爷的长班说：‘治酒为冯爷饯行，才到冯爷衙里问来，说在此梅老爷处吃酒，韩老爷故此自来。又见两位老爷轿马在门首，一时回不得。’”赵汝愚道：“真所谓：‘乐事不由人享尽，好花偏有雨风摧。’”

只见又一人进禀：“韩老爷已到门，进厅来了。”梅挺庵免不得迎接，到得中堂，揖也不等作完，望着冯乐天道：“年兄好人，一般是饯行，为何就分厚薄，偏辞拒我，先在这里吃酒？”冯乐天道：“年兄待奉天颜，朝政在握，谅无暇对饮，所以不敢趋命，实

已心醉。”韩侂胄道：“实则没有闲暇，适间偷空出朝，要与年兄一叙，差人奉邀，晓得年兄在此，所以特来面邀。”梅挺庵道：“若年兄不弃，请屈坐了，饮一杯去。”于是序韩侂胄首席，坐下饮酒。赵汝愚对韩侂胄道：“年兄，今日圣上可有什么旨意？”韩侂胄道：“有几个保复一班道学的奏疏，都□坏了。”赵汝愚道：“这节事，年兄还该力赞圣上，崇正心诚意之学，怎可废斥。”韩侂胄道：“此辈胶柱鼓瑟，行不通的。大凡为臣的，须要体贴君心，上和下睦。我最怪那些沽名[钓]誉，自恃为忠直，触君之怒，成君之过，到得大事临身，噬脐不及。受生前之祸，博死后之名，岂不可笑。”梅挺庵见话不投机，又不好辩驳，低头不语，暗自忿恨。赵汝愚耐不住，准笑一声道：“岂不闻孟夫子云，‘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人臣立朝事君，自当以道义匡君，献可替否。难道一味逢迎取媚，把这些正人都赶出去，倒是奸险小人欺君误国的好么？”骂得韩侂胄变起脸来道：“我且问你，目今席上，那一个是忠臣，那一个是奸臣？”梅挺庵、冯乐天两人，见说话抢白，心上着急，解劝道：“如此良晨美景，饮酒为乐，何苦把闲话争论。”各斟巨觞，送到面前。赵汝愚因心下不快，举杯一吸而尽，说道：“小弟多言，唐突受罚了。”韩侂胄见赵汝愚不用推逊，竟先饮酒，也将来一吸而尽，道：“还是小弟做奸臣的得罪忠臣，受罚无辞。”就起身辞别而去。这是：

水火不合，

邪正不投。

一时口角，

恨在心头。

梅挺庵送出韩侂胄，复身进来，对赵汝愚道：“适间小弟不是惧他，故尔云云。但饮酒间，以口角贾衅，殊为无益。”赵汝愚道：“我拚得与他作个对罢了。”冯乐天道：“这样奸险小人，须要用心待他。”三人又嗟叹了一回，重新坐定，毕竟一团佳会，为此扫兴，

遂尔散别。后来事情正多，正好看哩。

第 二 回

遭诬陷避祸全身

触权奸尽忠报国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似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取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背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右调《行香子》

话说梅挺庵为冯乐天饯行，不料韩侂胄闻来，与赵汝愚一番口角，竟成嫌隙。况朝中俱是韩侂胄一党，梅挺庵殊为落落难容，反不如冯乐天之见机而作。默默踌[躇]了一回，吟咏道：

进退浑无赖，
婆婆已迈年。
虽知麟阁贵，
翻觉鹿门贤。
胜友怀金谷，
新词鄙口川。
穷愁老杜甫，
合向浣花前。

才在吟咏，忽长班进禀道：“大相公到了。”梅挺庵甚喜。梅公子早已到面前，即便跪下说道：“孩儿久违膝下，有失定省，乞爹爹恕孩儿不孝之罪。”梅公扶起坐了，把家中事体，叙了一回。

梅公子问起朝政，梅挺庵叹道：“吾儿若说起朝政，真令人发指。”遂把韩侂胄怎样弄权，前日饮酒间与赵汝愚口角，说了一回。公子惟有痛恨而已。公子见案上一幅笺纸，墨迹未干，知是父亲新咏，把来读玩了一遍，知有羡慕林下之意。说道：“爹爹，目今兵寇蜂起，奸雄横肆，朝内并无人敢抗颜谏诤。正朝廷有事之秋，人臣岂可坐视。倘父亲解官隐去，止有赵年伯一个，孤立无助，国事渐不可知。”挺庵听到此，不觉泫然泪下道：“外有强寇，内有奸雄，目击世变，宁忍坐视。但念汝茕茕孑立，上无叔伯可依，下无兄弟相助，年已长大，尚未授室，倘我早不见机，祸不旋踵，如之奈何？”公子道：“孩儿若得功名成就，何患无淑女配合，婚姻事有个定数，父亲何必挂心。若得锄除奸恶，振起朝纲，也不枉食禄皇家，克副为国为民之任。”挺庵点首道：“孩儿若具如此大志，吾即致身于君，死亦瞑目矣。”父子两人，在衙中说说笑笑。每日只闻得某官擢用，某官革黜，纷纷不一，大都俱是韩侂胄所为。进的是士人，退的是君子。

一日，长班进来禀道：“启老爷，赵老爷不知为甚事，奉旨革职。”梅公大惊道：“这是为什么事？”公子道：“毕竟是韩侂胄那奸贼。爹爹说饮酒间口角，他便怀恨，就弄计中伤了。”梅公点首道：“是也。”分付打轿，公子就着徐魁跟随去。一径到无家门首，只见家人早已搬运行李，就作起程的光景。梅公不胜骇异。家人进禀，赵汝愚出来迎接道：“正甚事，促忙束装？小弟适才闻报，将信将疑，故此特来问候，不意果有此事。”赵汝愚道：“可恨那韩侂胄这奸贼，为前日在府上起的祸端，在圣上面前，诬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况倡引伪学，谋为不轨，宜[革]职罢去。”挺庵道：“年兄何不随即上一辩疏，表明真伪，岂可隐忍受此不白之冤。”赵汝愚道：“目今贼烽四起，权奸用事，使弟朽骨得归故里，此乃恩旨万幸的了。纵使此番辩白，势必更生谤议，被其中伤，莫若顺受而去之为妙。但可惜好端端一个天下，断送于

奸贼之后。”挺庵听说到此处，不觉发指冲冠，咬牙切齿道：“不过一言小隙，便诬陷大臣含冤而去，难道把社稷生民，坐视不理，听其倾复。罢！我梅馥今日誓与此贼做个死对头，势不两立的了。弟今晚回去，连夜修本，数尽权奸之恶，昭雪忠直之冤，将此贼碎尸万段以谢天下，方快吾心。”赵汝愚道：“我倒劝年兄，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年兄莫若明哲保身，何苦自投罗网。”挺庵把案一拍道：“忠良尽已迁徙，满朝俱是奸党，只有年兄与弟两人，今年兄罢去，弟若再杜门钳口，坐视不救，则平日之忠肝义胆何在？倘进微言，幸得感悟圣心，并年兄亦得起复，共襄国事，庶不负吾一点赤衷耳。”正议论间，赵家人进来禀道：“老爷行囊俱收拾停当。”赵汝愚一身做官清廉，任所并无资蓄，惟有残书数卷。只带小童一个，名唤文儿，老仆一人，名叫周成。旨意一下，巴不得脱离虎穴，故此收拾起身得快。正是：

笼鸡有食汤锅近，

野雀无粮天地宽。

却说赵汝愚就辞别起身。挺庵道：“仓卒中小弟未曾备得杯酒奉饯。”唤徐魁分付道：“你先到城外去，借一个空闲的庵舍，治酒等候，我同赵老爷就来了。”赵汝愚因平日为人不趋炎附势，朝中相契的少，此日或有假意来送行的，赵汝愚先分付家人，倘有大小官员来送行，俱婉言辞谢，不必通报。故此惟梅挺庵与赵汝愚二人，不乘马轿，携手同步出城外。徐魁接到一个庵内，名叫云水庵。酒肴早已完备，二人逊位坐下。因此处耳目嘈杂，不便谈及正务，略把家常世事，闲叙了几句。二人互相酬酢，痛饮一回。天色将暮，赵汝愚起身辞谢道：“今日一别，未知何日再得相会，年兄凡事须要相对而动，不可急骤，恐取祸患。”再三叮咛，分手而别。有一首《长相思》的词，单道赵汝愚归去的意道：

青云志，山水情。各人心事不相伦，归帆江上轻。子侯门，仆欢迎。今朝闲眠抚瑶琴，落得酒盈樽。

赵汝愚怡然就道，毫不介意。倒是梅挺庵，怏怏如有所失，直待回首望不见赵汝愚，然后一路忿恨归家。梅公子迎着道：“父亲为何这晚回来？”挺庵将罢去情由，与送别的事，细细说了一遍。梅公子道：“父亲主意若何？”挺庵道：“我今连夜修本，誓与此贼，势不两立。”梅公子道：“父亲且须斟酌，赵年伯已去，孤掌难鸣。倘此本一上，触怒奸恶，矫命贾祸，有谁救援？”挺庵拍案说道：“人臣为国为民，当临难不苟，若望人救援，非所[谓]社稷之臣也。况人生在世，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只要死得其义，宁敢遑顾身家。吾此一举，七尽之躯，听命于天矣。主意已决，不必再计。”遂进书房，灯下缮写停当。正是：

一字一泪词意切，

望得君王悔悟心。

父子二人，互相捧诵，赞叹不已道：“本内忠奸洞晰，词意恳切，自然感格圣心；中兴之兆，全在此一举矣。”时听漏下三鼓，入朝尚早。梅公子身子困倦，和衣睡倒榻上。挺庵又将细细检阅一番，亦觉精神疲顿，隐几假寐。但见一人，金縷红袍，对梅挺庵道：“兄的忠心为国，真可钦敬，但恐无补于国家，当以愚父子为前鉴。”挺庵方要问个详细，被梅公子喊叫惊醒，却是南柯一梦。挺庵将梦中事述与公子听了，因问你又为何喊叫。公子道：“好奇怪。孩儿刚朦胧睡去，只见四、五个红袍官长，两眼泪流，对孩儿着有话说，一时惧怕惊醒。据孩儿看来，这必是梅氏祖宗。上此奏牍，恐非吉兆。”挺庵望空拜祷。大哭道：“岳武穆、岳武穆，吾辈敢效你之精忠，然梅馥亦不是畏死的。倘忠灵不爽，使奸恶伏辜，朝纲复振，则吾之一死，比生岂不胜过万倍。”又拜道：“祖宗、祖宗，馥虽未尝建功立业，光耀祖宗，今保佑上此一本，感格天心，乃见祖宗阴灵所护。”拜一回，口中祈祷一回，不觉五更三点时分，即忙端笏入朝，指望面圣痛谏一番。谁知事不由人，正值天子有疾，不视朝。只得将本付与接本官送进，归来候旨不

题。正是：

咫尺龙颜隔九重，
良言何得达天聪。
可怜空抱扶危志，
留得忠名千古风。

却说那接本官，被韩侂胄一向嘱咐，倘有关系的奏章，俱按捺不上。那官巴不得奉承他，不拘什么奏章，俱要开看。此日将梅挺庵本揭开一看，大惊道：“此事非同小可，险些儿被圣上见了，大为利害，自当捺起，图个安静。倘韩大人看见，怎肯干休。这是梅老儿自来惹祸，我落得将去讨好。”正在喃喃自言自语，韩侂胄恰好撞来问道：“你在这里独自一个说些什么？这奏章是谁的？”那接本官，满面堆笑，鞠躬将本递上道：“大人洪福齐天，不然几乎弄出事来。”韩侂胄揭开看道：

国子祭酒臣梅馥谨奏。为黜奸远佞，进贤礼士，以固社稷，以振纪纲事：臣度今之急务，在于外靖强寇，内抑权奸。然其间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势，贵于端本清源，正心术以得要耳。古来隆盛之世，都□吁咈垂裳而理者，未有君子远黜，小人秉政而期获文明之治也。故欲靖外之强寇，必先制内之权奸；欲制内之权奸，必重用迁外之忠良。忠良进而权奸不得肆其欲；权奸制而忠良得以展其谋。则恢复之功，易如反掌，而隆盛之风，何难再现于今日也。臣所谓权奸，莫过于韩侂胄。排斥正士，引用邪党，侮弄朝政，荼毒士民，罪恶滔天，不能殚述。如朱熹等阐发正心诚意之学，实万世治平之纲领，诬以伪学革黜；吏部尚书赵汝愚，勋劳著社稷，精忠贯天地，卒受黜伤而去。诬陷忠良共计一百十五员，边寇猖獗，奏牍如山，俱壅蔽而不上达。内无敢谏之士，外无勇死之兵。将见朝纲日替，而国势渐不可知矣。此臣之痛哭流涕，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者也。仰祈圣鉴，俯察愚衷。请速诛韩侂胄，以快人心；召升赵汝愚，以广贤路。道学尊而教化立，主

术端而臣下服。愿陛下上畏天命之不易，追念二帝之徂艰，当朝傲夕惕，而励精图治者也。则社稷幸甚，万民幸甚。臣冒死谨奏，俯伏待罪之至。

看罢，大怒道：“梅馥这老狗，我姑容你在朝，不来计较你，你倒来捋虎须，我且先下手为强。”假御笔批了“冒忠欺君，诬害大臣”的罪，立时处斩。看官听说，难道杀一个大臣，竟不通知圣上就是这般容易。不知韩侂胄当日陷害无数忠良，不单是梅挺庵一人。要知奸臣弄权，蛊惑天子，无所不为。秦桧十二金牌，不过敢于矫诏，忍心害理，毫无忌憚，朝廷便断送他手里，这是闲话。

且说假圣旨一下，那些校尉，如狼如虎，蜂拥奉法，那个敢说圣旨是真是假。梅挺庵看了旨意，面不改色。公子大哭道：“孩儿真千古不孝之罪人！昔日父亲欲休官隐去，被孩儿劝阻，谁知今日受此奇冤惨祸。”挺庵道：“陷亲不义，谓之不孝。今使为父的做一个忘身报国的忠臣，此乃千古大孝的榜样。事已如此，不必悲痛。”附耳说道：“奸险不测，恐移祸于汝。况你初到这里，外人并未识面，速速收拾行李，归家发愤读书，异日继我之志；倘得膺力皇家，那时复仇除恶，岂不是忠孝两尽。”不待校尉催促，拂袖而去。到法场上，看的人人发指，闻的个个堕泪。临刑仰天大骂奸贼韩侂胄数声，真个气冲牛斗，精贯日月。望北遥拜，口占一绝云：

一死何足惜，
奸雄恨不除。
忠魂终未已，
日日绕丹墀。

天下显隐士宦，俱钦敬他的忠心贯日。许多吊赠诗词，不能悉载。在下曾记得一、二云：

义气凌千古，